

语丝·五里湖

心迹

| 陶佑林 文 |

小时候,最爱与小伙伴比赛“打水漂”游戏,那种石片在水面一蹦一跳,留下长长一串由大到小、由近及远水迹的感觉,很是带劲。打水漂除了选材,用力和飞出角度也很重要,石片要飞得远、漂出点数多,并不是光靠蛮力。

跳动的石片、荡漾的波纹、悠然地消失,如同跌宕起伏的人生,发力好时,石片会飞得长一些、远一些;不好时,石片飞得短一些、近一些;好与不好,往往在投掷一刹那。但即便不好,没关系,从头再来。

仓促间就到了中年。时光飞逝,一下子把你推到人生十字路口,等你回望来路,突然发现,哎呀!不知觉中,自己翻过了生命山脊,开始慢慢下坡了。年轻时,觉得什么都可以等一等。如今却发现有许多事来不及做,或应该做而没做,或应该做完美却没做完……这些惆怅和自责,就像那漂浮不定的石片,随着时间的流逝,慢慢消失。而留下的记忆却渐渐变得清晰。

人浪迹天涯久了,就爱静下来思考:过去,现在,将来;平淡的,离奇的;刻骨铭心的,轻描淡写的;有了激灵,便速记下来。

思想不停,琢磨不止。说不清、道不明时,就停歇片刻,干脆傻傻地坐在那儿发呆。无聊地仰望天空,数一数浩瀚的繁星,看一看无垠的宇宙,让心洞大开,再燃心灯。

我常站在海边,看轮船疾驰过后,犁下的白浪;听波涛翻滚,发出的轰鸣。我爱仰望空中的喷气飞机,那长长的白烟,由厚及薄,由浓到稀,像是撒下

无数个人物:翻跟头的小丑,打地滚的孩童,画弧线的大师,瞪眼瞅你的同伴,或憨态可掬、向你微笑的长者,还有那张牙舞爪的恶煞……形态迥异,千姿百态。

我常跑到高处,看“雁点青天字一行”的壮美。这些小精灵们个个都是艺术家,不需排练,自觉布阵,以最美的“人”形在空中翱翔;她们是天生的飞行员,知道如何使用升力、借助暖流;她们是天生的指挥家,知道何时交替领头,确保群体不偏向、不迷航;她们是忠贞爱情的典范,一旦成缘,终身为伴,比人类的感情更令人震撼,即便生命凋零,也要誓死相守,留下“问世间情为何物,直教生死相许”的千古绝唱。

人生就像一场赛跑。后面常有一阵风在跟随,那是一种被追赶的压力。谁都不想当落后者。领跑者,得快马加鞭,率先冲刺,不给后来者任何机会;跟跑者,得快速积蓄力量,敢于超越;追赶者,得咬紧牙关,奋力赶超。青山遮不住,毕竟东流去。要么打败惰性,要么被惰性打败,像是一张纸的两面,中间无法揭开一样。人生就是这样,积小胜为大胜,靠勇气和实力奔跑。

人一生中,无论逆境顺境、美好灰暗、奢侈平淡,当你沉静下来,认真梳理过后,你会发现平凡的你,并不平凡。你一生中,或许某一个决定、一个举动,改变一个人,而你却不知情,而别人却铭刻在心。你想想,这该是多么大的快乐和幸福啊!

在“人留名、雁留声”的生命轨迹中,无论长度宽度高度厚度,还是温度亮度美度力度,均是心迹的流露。

世家·鹿顶山

小城的市场

| 王永君 文 |

记得小城最早的市场,是人民南路通真观路口往南的那个临街市场。七十年代,到市场去买肉等副食品都要凭票。因外婆家在城南,所以经常被外婆安排了早早去那个市场排队买肉。早晨稍微晚些去,那里的队伍就排得好长好长。往往排队买到好肉回到外婆家,外婆别的菜都已经烧好了。母亲总要说我不早点去,外婆总要帮我讲好话。有一次我应邀到城里同学家吃饭时得知,那家市场有位营业员阿姨就是他母亲。后来我再去排队,同学母亲认出了我,总要另外帮我忙,省得我等。

那家城南市场后来搬到人民南路西尤场巷南虹商场后面,干脆也改称为南虹市场。原本属于供销社的场院,盖起了房子成了市场的摊位。那个市场居然就在我们上班的乡政府的对面。于是我每天上班前就去市场里的小吃店,买豆腐花油条或小馄饨做早饭。有时晚上要加班,也会提前去市场上买了快速面回办公室。

小城最大的农贸市场,当然是东珠巷和劳动桥那里的青云巷市场。有好多年父母在那个市场做生意。临近春节市场格外繁忙,于是在管理人员的同意下,菜场里的摊位可以扩大到解放东路口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抢个市口特别好的摊位,就成了大家的事情。放假在家的我也被母亲叫着帮她抢摊位。往往凌晨三四点钟就带着做生意的工具到了市场。这时发现更早的摊主们已经在我们摊位边了。有次母亲设定的闹钟搞错了,害得我们很早去了市场,等大家来时才知道比平时早到了一个

小时。这样的时光,我真正了解到了在农贸市场做生意的不容易。市场上的摊主大多是城东蔬菜大队来的人,他们是真正的自产自销。想像着他们在寒风刺骨的季节每天要排在水田里摘芹菜,着实为他们叫苦。因而在往后的日子里我到菜市场买蔬菜从来不还价。后来随着城市扩大,太漏市场、东山市场、锦绣市场等应运而生。蔬菜批发市场更是红火。

农贸市场可以看出一个地方的消费行情,也可以看出市民的生活水平。我出差到外地也喜欢到这样的市场逛逛,不一定是为了买菜。

小城稍后发展起来的小商品市场,劝业广场应该是规模最大,以其独特的服装经营为主,营业至今也是时间最长。记得早年的王府商场、宜兴商场开业时也大多轰轰烈烈,几年下来也许是因为多方面的原因,渐渐没有那么热闹了。当然大统华、宜客隆、大润发等超市的兴起引领了市场的另一种风范。

小城的批发市场,不得不提城北巷头的建材市场和化工市场。建材市场云集了许多家具洁具和板材经营店。于是在家里几次装修中自然要经常往那里的建材市场跑。小城最大的批发市场大概是城西的汽车市场吧。各种品牌汽车营销店云集汽车城。在那里买过两部小汽车,也着实领略了汽车城营销店的热忱服务。

市场的发展和繁荣,是一个城市发展的见证吧。但愿这些市场在规范管理、提高服务水准上更上一层楼,能给广大市民带来更多的福音。

众生·人民路

化蝶

| 钟林峰 文 |

琴行的大排练厅里,黑色锃亮的“凯撒堡”三角钢琴流泻出梁祝“化蝶”的优美旋律,那是丁老师在给学员们做回课前的示范演奏。

回课,是我们这个成人简谱钢琴班每学完一首曲后,学员们都要进行的一次“汇报演出”。大家依次上台,分享勤学苦练后“化蝶”的成果。丁老师每听完一曲,便会颌首赞许,然后一一指出演奏中需要改进之处。

我上过很多成人班,有书画、有器乐,而丁老师的循循善诱、诲人不倦是当下很多师资所难以企及的。他不仅把钢琴的演奏技艺精确地传授到位,更注重于“诗外”功夫。每教一首曲目,总是将它的时代背景、历史渊源、创作理念、艺术风格等娓娓道来,使你一旦把曲弹熟,对整个乐曲也会有一个了然于胸的把握,演奏时脑海里就会出现情景交融的画面,自然而然地沉浸在乐曲的意境之中。

丁老师说:1958年,上海音乐学院被指定创作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乐曲,在《女民兵》《大炼钢铁》《梁祝》三个选项中,上音的党委书记孟波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,力排众议,果断选择《梁祝》,正是因为这一“不合时宜”的抉择,才有了今天这首中国神韵之曲走向世界。

作曲家何占豪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,作为上音的一个小提琴手到越剧团进修;陈钢也是一个未出茅庐的作曲系学生,凭着对艺术执着的追求,从民族音乐的沃土中,萃取精华,将越剧唱腔的韵味糅合到小提琴旋律之中。特别在最后再现部的“化蝶”里,更是借鉴了昆曲的艺术形式以及越剧《白蛇传断桥》中哀而不伤、婉转悱恻的表现手法。雅俗共赏的优美旋律,化作翩翩起舞的彩蝶,在国际乐坛上惊艳亮相,这是民族音乐国际化的“破茧成蝶”。而在我看来,在作曲过程中作出很大贡献,甘当无名英雄的丁芷若教授,何尝不是一种人格的升华,精神的“化蝶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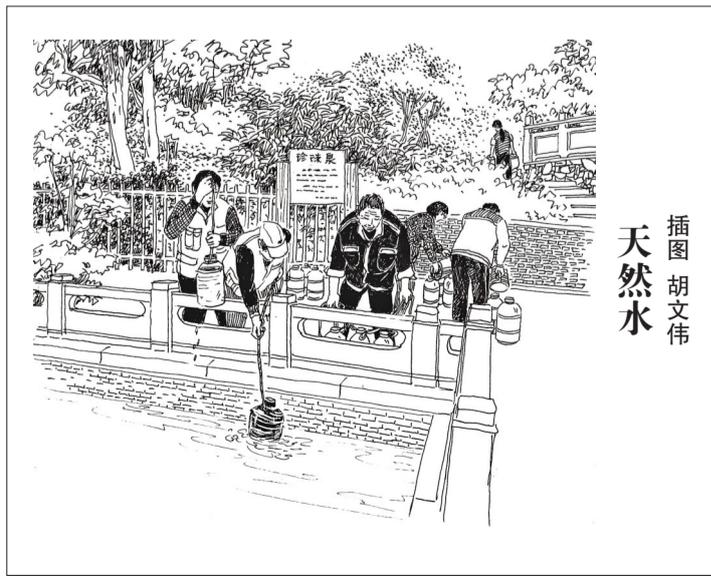
前年,在央视节目《经典咏流传》中,《梁祝》钢琴伴奏的作曲家巫漪丽老人,身着盛装缓缓走向钢琴,沧桑的双手在琴键中轻抚、跳跃、灵动,似蝶儿双双飞舞,一

曲弹罢,全场肃立鼓掌。她说:“每一个音符都深深地刻进了我的生命,它就是我心中的经典。”这个一生只守一架琴,一曲《梁祝》伴一生的耄耋老人,钢琴和音乐就是她的人生。然而在去年4月,巫漪丽在出席新加坡维多利亚音乐厅的音乐会时晕倒去世,在一个个音符的流泻中“化蝶”而去。

学习钢琴是为了什么?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。就成人班的学员而言,很多人已摒弃了功利目的,或为了多份才艺提升修养,或为了愉悦身心老有所乐。然而,练琴是一桩既枯燥又磨人的事,稍有松懈,立即会在回课时见颜色。更要命的是,每次弹得自以为已很熟很嗨的时候,一到回课的台上,在众目注视之中,顿时会手足无措,大打折扣。往往是一首新曲刚学好,前面的老曲还给老师了。凡此种种,注定了成人班的淘汰率很高。曾几何时,我也在动摇,在打退堂鼓。直到有一天,丁老师送给我一本书。

这本汇集了丁老师300余篇散文札记的文集,是他大半辈子人生经历的素描。作为一名老三届的知青,他下放到苏北农村,上河工、下秧田,在艰苦的环境里,他没有碌碌无为蹉跎岁月,更无暇去怨天尤人,而是把它当作磨砺自己的广阔天地。他艺术禀赋很高,加上勤奋好学、刻苦钻研,声乐、器乐、表演无师自通,摄影、写作、书法屡屡得奖,很快就成为公社中学的民办教师,带红了一方热土。回城后,在大学食堂干了三年,出众的才华使他在机会来临时脱颖而出,成为高等学府的工会副主席,又带火了一片天地,完美地走出了一条“下里巴人”抵达“阳春白雪”的逆袭之路。我知道,想要见到美丽的彩虹,就要经历暴风雨的洗礼;我更明白,蝴蝶之所以美丽,正在于它在蜕变过程中所承受的痛苦与艰辛。

生命太过短暂,坚持不懈,不轻言放弃,才能在人生路上看到更美的风景。学琴的这种自讨苦吃,自我加压,我自诩为作茧自缚,但它的魅力在于磨砺你的意志,增强你的定力,让你能看到真实的自我,拥抱更好的自己。

插图 胡文伟
天然水